評 The Lessons of History 的兩個中譯本

□老　農□

筆者認爲翻譯最應重視的是「忠實」。既然是翻譯，就應將原著的意思盡可能完全地表達出來，否則何以爲翻譯？如果嚴復揭櫫的「信、達、雅」翻譯之原則能爲翻譯界共同接受的話，則無疑地「信」應爲最優先考慮的原則。如無「信」，根本不必談「達、雅」。「信」的原則在翻譯歷史書籍時尤爲重要，否則史實歪曲，致使歷史知識模糊。

Durant 夫婦所著的「歷史的教訓」（*The Lessons of History*）一書，本爲「世界文明史」之結論，現已有中譯本。筆者所知道的有兩種。一爲大江出版社叢書，民國五十八年九月初版，譯者鄭緯民。（以下簡稱大江本）。二爲幼獅翻譯中心翻譯並出版，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刋行（以下簡稱幼獅本）。本文將就兩譯本的譯文加以檢討比較。

兩譯本初讀之下卽頗欠通順，稍加仔細對照原文，更可發現錯誤百出，顯示譯者英文能力低劣，根本不够譯書，而且更不會利用參考書。未能瞭解原文竟敢譯書，不但無自知之明，亦可說是翻譯界之羞。

以下是譯誤舉隅和說明：

㈠原文："As his studies come to a close"（第十一頁第一行）

幼獅本：……當他的研究工作將近完成時……（第一頁第一行）

評："Come to a close" 意思應爲「結束」，不是「將近完成時」。

㈡原文："……the man in the street can learn without so much as opening a book?"（第十一頁第五、六行）

幼獅本：……那難得打開書本而只從街談巷議聞知的人……（第一

頁第三行)

大江本：……不看史書的人……（第一頁第三行）

評：man in the street 意爲一般人，不是「只從街談巷議聞知的人」。大江本根本略去不譯。又 Without so much as 意爲 not even ，是「根本不」的意思，不是「難得」。「不看史書」也不符原文，因爲原文是指根本不看書的人，不一定是看史書。

㈢原文："To begin with…… agreed upon?"（第一頁倒數第三行）

幼獅本：一開始就碰到……相信（第一頁倒數第三行）

大江本：起初……眞實（第一頁最後一行）

評："To begin with 意爲in the first place, 首先，第一點之謂，蓋前文提及「種種疑慮」，今先提及第一點，故以之開頭。agreed upon 是用以形容前文之 fable 一字，意爲看法一致，觀點相同。

㈣原文："Even the historian who thinks to rise above partiality for his country, race, creed, or class betrays his secret predilection in his choice of materials,……"（第十二頁第二行起）

幼獅本：甚至歷史學者也想抬愛他自己的國家、種族或階級，在他的資料選擇上……都會暴露他的私愛。（第二頁第一行）

大江本：甚至有些想提高對其國家、種族、思想或等級偏愛的歷史家，在他材料的選擇……從事欺騙。（第二頁第二行起）

評：原文意思略謂，卽使是想超越對其國家等等偏袒的歷史家也不免在其資料選擇上暴露其私下偏倚之心。rise above 兩譯本均誤以爲是提高之意，大錯特錯。又 betray 在這裏意思爲顯露，大江本竟以爲是「從事欺騙」，可笑。

㈤原文："…… Some young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physics would now add his science has changed more since 1909 than in all recorded time before."（第十二頁第十二行）

評：原文略謂，青年物理博士可能會說物理學自1909年後已改變甚多等。但大江本却譯成「或許一些年輕的物理學家，又改變自1909年以來的世界，比以前有紀錄的歷史爲多」。未免太過粗心大意。

㈥原文："Every year—sometimes, in war, every month—"（第十二頁第十四行）

評：原意是「每年——有時在戰爭期間是每月——」，而大江本竟作「每年、每月，雖然有時在戰爭」，根本沒有看懂，幼獅本譯對。

㈦原文："We are no longer confident that atoms, much less organisms, will respond in the future as we think they have responded in the past."（第十二頁第十八行起）

幼獅本：我們不再相信：在未來期間，原子只像過去我們所知的那樣反應，定比有機體之人類反應爲小。（第二頁第九行起）

大江本：我們已不再對將來是否能像過去已回應的事物有信心。（第二頁第九行起）

評：原文略謂，原子（更不用說有機體）能否像以往一樣反應，我們已沒有信心。much less organisms 一詞幼獅本根本譯錯，大江本則乾脆略去不提。本句其他部分兩譯本均錯。

㈧原文："……it plays havoc with our generalizations……"（第十三頁第十行）

評：意爲歷史破壞我們所獲致的通則或歸納的結果，但是幼獅本譯爲「歷史爲難我們的通行」；大江本譯成「它蹂躪過我們這一代」。兩譯均誤，後者尤見「巧思」；譯者想是將generalizaton誤爲gener—ation。

㈨原文："…We can learn enough from history to bear reality patiently, and to respect one another's delusions."（第十三頁第十二行）

幼獅本：我們由歷史中耐心地還可足够獲知眞實情況，而又尊重彼此間的歧見。（第三頁第八行）

大江本：我們足以從歷史中學到忍耐現實，尊重相互的欺騙。（第三頁第七行）

評：原文意爲我們可從歷史中學到足够的東西以忍耐現實，並尊重彼此因知識不足所產生的謬見。delusion是源於want of knowledge，卽知識不足，不是歧見或欺騙。

㈩原文："We double, triple, centuple our speed, but we shatter our nerves in the process, and are the same trousered apes at two thousand miles an hour as when we had legs."（第九十六頁第二行）

幼獅本：我們行的速度二倍、三倍、百倍的增加，但是也喪失了我們行走的能力，我們現在就像穿上褲子的猿猴，好像當我們有兩條腿時，就每小時能走二千哩一樣。（第九三頁最後一行）

大江本：但我們二倍、三倍、甚至百倍地增加了我們的速度。（第一〇〇頁第二行）

評：大江本只譯出前段，後面根本視若無睹。幼獅本只將前段譯出，後段不知所云。原意是說，現在人類行的速度固然大增，但是却因之神經挫傷；同時目前速度雖然可達每小時兩千哩，但是與當初用腿走路時一樣仍然只是穿上褲子的猿猴。

㈩一原文："Have our laws offered the criminal too much protection against society and the state?"（第九六頁倒數第五行）

幼獅本：是不是我們的法律爲保護社會與政府而制訂的刑罰够多了呢？（第九四頁倒數第五行）

大江本：我們的法律提供了够多的刑罰來保護社會和國家呢？（第一〇〇頁倒數第三行）

評：原文意思是：我們的法律是否已給予罪犯太多的保護，以致未能受到社會和國家的適當懲罰。意思應該不難懂。

㈩二原文："History is so indifferently rich that a case for almost any conclusion from it can be made by a selection of instances."（第九七頁第二一行）

幼獅本：歷史對貧富漠不關心，幾乎隨便選一實例，都可由其而證明此結論之不虛。（第九五頁倒數第四行）

大江本：歷史是如何的豐富，差不多可由其得到一些結論，一件事可藉先例的選擇決定。（第一〇一頁倒數第四行）

評：兩譯均誤，幼獅本尤爲荒誕。原文那有對貧富漠不關心之意？原文意思應爲：歷史資料林林總總，非常豐富，因此可以一些實例來支持幾乎任何自歷史中獲得的結論。筆者實在懷疑譯者本人是否眞正瞭解原文？

㈤原文："……there is a stealthy pleasure in rejecting mankind or the universe as unworthy of our approval."（第九七頁最後第四行起）

幼獅本：我們不承認人類或宇宙爲無價值的，只是聊以自慰。（第九六頁第一行）

大江本：當我們的贊許，被人視爲如何不值，在那些輕視的人中，心中有說不出的快樂。

評：兩譯均大錯特錯，像 unworthy of our approval 這樣簡單的英文都不懂，未免差太遠了。這個片語的意思是「不值得我們贊同或支持」。原文是說，我們對人類或宇宙表示不滿，加以譴責，而私心竊喜。

㈥原文："it seems silly to define progress in terms that would make the average child a higher, more advanced product of life than the adult or the sage……"（第九七頁最後一行開始）

幼獅本：用孩子平均比過去高，生活也比成人與賢哲爲優等話來界說爲進步，似是愚蠢的話。（第九六頁第一行）

大江本：如果把那些比賢哲更會生孩子的濫生界說爲進步，那顯然是愚蠢的。（第一〇二頁第一行）

評：大江本譯文與原文意思相去未免太遠，「比賢哲更會生孩子」不知何所本，文中根本沒有提及生孩子的事，更不要說什麼賢哲生小孩子。幼獅本所謂生活也比成人與賢哲爲優不知出自何處。這裏 product of life 就是生物之意，在此亦卽指人。大意是說，如果以一般小孩較成人或聖人爲高等進化等話以界說進步，則未免顯得愚笨。

㈣原文："We shall here define progress as the increasing control of the environment by life. It is a test that may hold for the lowliest organism as well as well as for man."（第九八頁第二行起）

幼獅本……這乃是一考驗：因爲最低等的生物也和人類一樣要把握住這一點。（第九六頁第三行起）

大江本：……這種試煉對最低等的有機體，乃至對人都可能發生。（第一〇二頁第三行）

評：原文所謂 a test 是指一個 standard 或 criterion，卽標準之意，並沒有考驗或試煉的意思。而 hold 一字應作 be in effect 或 be true 解釋。所以兩譯均大錯。原意是說，進步乃是生物對其環境的加强控制，而此一定義不論對人類或最低等的有機體均可適用。

㈤原文：The "friendly and flowing savage" would be delightful but for his scalpel, his insects, and his dirt.（第九九頁第四行）

幼獅本：「意義而又浪蕩的野性」會爲他的尖刀，他的幫派，他的汚名而得意。（第九七頁第五行）

大江本：那「友善而氾濫的野蠻人」只是爲着他的小刀，他的幼稚，他的汚穢而沾沾自喜。（第一〇三頁第三行）

評：兩譯均從頭到尾大錯特錯——只有幾個單字譯對，但是於事何補？ friendly 一字就是友善之意，那能作意氣解？ flowing 是飄逸、瀟洒之態，不可能是浪蕩或氾濫，譯者想像力未免太過豐富。 delight-ful 既不是得意亦非沾沾自喜。 insects 怎會是派幫？是不是與 sect一字混淆了？又如何會是「幼稚」？實在百思不得其解，可能是譯者新造的意思吧！其實原文是說友善而飄逸的野蠻人，如果不是因爲他帶着的刀子，身上的蝨子或跳蚤等小蟲，以及滿身穢垢的話，也是討人喜歡的。

筆者只能就此打住了。以上例子當可見譯文之一斑。Durant夫婦「歷史的教訓」一書原文不及百頁，共分十三章，如節省篇幅，本文僅

就第一章及第十三章擇取其中少數譯誤以作說明。讀者因之不難想見譯文錯誤之洋洋大觀。再者開頭和結尾兩章通常容易受到譯者重視，因爲此兩章可能是讀者購書時最先翻閱的地方。這兩章錯誤已是如此，不難想見其餘。原書文字本是通順典雅，竟被譯成這樣糟糕的東西，如讓原著者知道，能不七竅生煙乎？

筆者在此願意奉勸語文能力不够而硬要譯書的朋友兩句話，第一，文章譯出之後，請自己細閱是否像話；因爲外文不能完全瞭解，自己寫的中國話自己總該懂才是。第二，如自己沒有把握可以譯對，則譯成之後，應請懂得原文的人把關，以免貽笑大方。

Truman Capote 著　冷　血　楊月孫譯

彭歌說：他（指楊君）的譯筆中肯貼切，對話尤爲傳神，爲原作生色不少……「冷血」這本書不僅值得文學界注意，尤其應得到新聞工作者的重視，那種細密、紮實，而又充滿懸疑的描寫，確值得參酌取法。（見六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聯合副刊）

景翔說：在題材方面來看，「冷血」當然並不是第一部由犯罪新聞改寫成的小說，但這類作品，爲數究竟不多，更只有很少幾本能和「冷血」同樣轟動，同樣具有文學價值。（見六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林懷民說：卡波提根據一件謀殺案，以新聞手法寫成的「冷血」創下了非小說 Non-Fiction 的形式，使他在美國文壇地位更上一層樓，名利雙收。單單「冷血」的電影版稅，便達一百萬美元。（見青溪雜誌十九期）

書評書目社印行，定價每册55元，全省各大書店均售